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 
第五十九回 南天門正神說情 五遁法無當遭險

話說海潮聖人，被秦皇當面褒貶，羞得滿面通紅。心中想道：「我不過看王翳之面，故此下山。如今吃南極子之虧，原來為你秦國，我若靜坐雲光洞中，南極子也不敢來惹我。今要從此歸山，則前此下山為何，豈不被人恥笑。欲衝撞秦皇幾句，自己卻不能勝南極。左右為難，只得強情陪笑道：「東齊福氣已盡，今若退兵，不但虛費錢糧，損兵折將，且失了時機。賢王暫住大殿，待出家人出營去看看眾門徒，是真是假。若是假的，出家人不能勝南極，我亦可攔當得住他的妖法。賢皇尊意以為何如？」秦皇見海潮聖人面紅過耳，自知失言。忙回笑臉答道：「老祖法力無邊，我秦國君臣若無老祖，早已被孫臏治死了，還等到今日？老祖既要留，孤謹遵台意，惟是不論各洞真人，是真是假，明日定然撤兵回國罷。」海潮聞言，忙與金子陵、王翳眾弟子，出了大營。只見十二位真人齊齊站立。老祖大呼道：「眾賢徒如何今日得回來？」眾真人見了海潮，便一齊上前參見，把南極放回之事，一一說了。又取出陣中失去諸般法寶，一齊送上，海潮聖人又喜又怒。喜的是眾門徒已回，又得回諸般法寶。怒的既然放回眾家門徒，何必又講這些大話。遂即領眾門徒進營來，俱各與秦皇行了賓主之禮，分兩旁坐下。秦皇見各仙長舉止言談，不像假的，才把心放下。傳旨排素筵與眾仙長賀喜。飲酒之間，秦皇又提退兵之事。海潮老祖心下想道：「縱然去三山五嶽，聘請諸道友相幫，法力也不過與己一般，斷難高於南極之上。欲仗自己與眾徒弟，愈難湊手。」左右為難，心中一想：「不免如此如此，再作道理。」便與秦皇拜別，忙吩咐眾門徒謹守營門，吾去走走就來。便走至營門外，駕雲起在空中，望南邊而來。遠遠望見瑞氣迷濛，有五朵彩雲，立著五位神聖。但見得：

蕩蕩全身瑞氣飄，  
英雲赫赫振雲霄，  
紂朝時已歸虛坐，  
名著瘟皇萬古超。

只見當中那位三頭六臂，三隻眼，面如淡金，外罩火紅八卦仙衣。左首一位面如赤火，一部短髮，四個獠牙倒生在外。右邊一位面如藍靛，發如硃砂，頭帶金盔，手中提著一個金鈴。前面一位五絡長鬚，面如傅粉，素色道袍。後一位豹頭環眼，面如鍋底，手提金鞭。蜂擁而來。海潮聖人認不得這幾位神祇，忙迎上去，打稽首：「尊神下界何事？」中間那個三隻眼的道：「吾等奉敕旨到東齊臨淄的。」老祖只道是南極請去的，忙道：「是那位道友相請？」五位真人齊笑道：「道友，誰請吾等瘟部正神，是奉敕旨到臨淄散瘟的。只限六日，就要那百萬生靈死盡。」

海潮聞言，大驚道：「敢煩尊神，是撒臨淄一處，還是別處都有？」尊神又答道：「只散臨淄城，三十里以外就不染此劫了。請問道友，進天門有何大事？」海潮聖人道：「貧道乃海東雲光洞煉氣士無當是也。因奉敕旨命雷部正神下界，併吞六國，小應劫數。貧道為弟子兵伐臨淄，有掌教南極子與了一真人孫臏，率著海外散仙，與秦師作難，貧道無奈下山，反被南極困在聚仙陣中，多得五方帝君搭救出陣。可恨南極等逆天行事，扶齊逆秦，他等是太乙金仙，貧道難以治服，如今上天庭奏明，到兜率宮與他師父講，看看誰是誰非。」那五位尊者笑道：「原來你是海潮老祖，聞名久矣。今日得會，幸甚幸甚。據愚吾見，老祖不必上天庭面奏，臨淄目下染災，南極子等豈不知天意。量彼在臨淄難留，老祖請回秦營，對秦皇說明，暫退兵三十里，一則免染瘟疫，一則南極子見秦兵退去，自然歸山。六日後不用兵卒，東齊垂手可得也，豈不為美。」海潮聞言暗想：「吾欲奏天庭，亦出於無奈。今即如此，不如留個人情，他日也好相見。」便道：「正神言之有理，貧道就此回去了。」忙辭了五位瘟部正神，撥轉雲頭，向秦營而來。暫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南極子與眾仙，並齊國君臣談笑一回，撤去殘席，南極老祖與眾仙辭了襄王，同人文華殿坐下。便對孫臏說道：「孫伯齡，明辰出家人回山去了，你速去吳橋葬母，也好回天台罷。臨淄氣脈已盡，為臣之道已竭，若再貪戀，便是逆天行事。慢道是你的不便，就是出家人也難辭其責。」孫臏垂淚道：「弟子豈不知臨淄王氣已盡，實見父兄之仇，付之天命。但平齡會三清有言，在燕盡孝，在齊盡忠，今只有一日挨一日，一時挨一時，必要秦師見影心驚，聞名膽落，方上吳橋葬母。」東方朔笑道：「真人，棋逢敵手，方是有趣。如今五老歸山，秦營中不過剩下海潮，何必塗炭生靈。不如得些好意，回首罷。」孫臏道：「老祖，出家人慈悲為本，豈以殺生爭勝為心。然天數早定，這些人也難憐憫，弟子還要與他一個利害，叫做結尾的餘波呢。」西方朔笑道：「真人，你休要只管算人，你既曉得臨淄將危，若海潮豈不知看氣象的麼？他若仗此，必有作為，豈肯善罷甘休。再者秦兵不退，齊皇焉肯放掌教與吾等歸山。你且出去看看，還有幾多日挨頭，再講餘波不遲。」

孫臏聞言，忙走出文華殿，至三清殿的金階，抬頭觀看。只見黑氣迷濛，此時正是三更時分。忽見五朵祥雲，往前遊蕩，原來是五瘟神來臨淄。因內有南極老祖等，俱有三花聚頂，紅光萬道，把雲迫得住。正神等怕有礙神仙之體，正在流連欲下不下之際。可巧孫臏走了出來，見五朵祥雲來往遊蕩，忙拔下杏黃旗往上一指道：「何處神祇，還不與吾落下。」五位正神應聲而落。孫臏認得五瘟正神，心下吃驚。忙拱手道：「尊神法駕至此何干？」五位正神連忙還禮答道：「我等奉敕旨降災臨淄。」孫臏道：「御旨限幾日？」尊神道：「限在今日起，六日後止。」孫臏道：「小仙現有棺木在此，出喪不及，可寬限三日？」尊神道：「御旨豈敢徇情，先慢後急，自可緩遲幾日。」孫臏聞言忙問：「何為先慢後急？」五位瘟神道：「此瘟急可瞬息喪命，慢者亦難出三日。吾等今散慢瘟氣，在劫數者三日內難逃。其不在劫數者，不過身熱煩躁而已。」孫臏聞言，連忙稱謝。五位神又把遇見海潮上天啟奏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孫臏聞言，大驚失色道：「不是尊神勸阻，掌教與貧道俱有不便之處。他日無事，再當拜謝。」別了五瘟神，回進文華殿中，把這事說了一遍。南極子道：「如此，明辰海潮必要退兵三十里外避災，我等就手殺他一個措手不及，你道如何？」孫臏道：「老祖之言正合吾意。」就喚孫燕過來：「為叔付你東貼靈符一道，帶領二百名家將，往東門三十里，方可開看，俱照東貼行事。等秦人一到，便在馬上用火化了靈符，亂殺一陣，不可追趕秦兵。在西門三十里紮營等候。不可有誤。」孫燕領命去了，又命袁剛、獨狐蛟二人：「帶了一千人馬，往東門三十里，四圍挖下陷坑，上面用草蓋住，等候秦人，一齊截殺，不可有誤。出家人自有接應。」二人領命去了。今且按下。

且說海潮聖人，忿忿欲往天庭處奏明玉帝，被五瘟正神勸住，只得撥轉雲頭，向秦營落將下來。此時秦皇君臣，正在大帳議論紛紛。抬頭見老祖從空而下，秦皇及眾仙一齊降階相迎，分賓主坐下。秦皇道：「老祖上天庭之事如何？」海潮道：「貧道剛到天門，卻被五瘟神勸阻，不用奏明玉旨，只請賢王退兵三十里紮營，候過六日之內，東齊垂手可得也。」秦皇聞言大喜，就排素筵，眾臣及眾仙一齊歡飲。飲畢秦皇就命：「王翳領大將十員在前隊，司馬欣、董翳在後隊，孤與老祖及眾仙在中隊，退兵三十里。」逮至五更，前隊緩緩先行，將近二十餘里，遠遠望見一所松林，探得有齊兵埋伏，立住不敢向前。王翳遂遣人飛報中隊，眾兵聞言，吃了一驚道：「又有齊兵阻攔，定然要戰。速速去催後軍，前來助戰。」海潮老祖忙對秦皇道：「賢皇且請放心，待出家人前去看看如何？」說畢，就領眾門徒出了大隊，望前而來，有前軍數名大將迎出道：「王將軍帶了數十名軍士，忙進了這松林中，不見出來，末將等不敢擅動，稟知老祖的尊意定奪。」海潮老祖忙問：「松林在那裡？」眾將用手指道，那裡就是松林。海潮老祖忙閃慧目一觀，那裡有松林，只見數十株木椿，排在路旁。說聲「不好，殿西侯中了孫臏詭計。眾賢徒不可向前，待出家人去看。」一催青毛犢，來至椿前。見木椿栽排層次，俱按八卦方向。心中付道：「此五遁法。」忙掐指念咒，用虯龍劍一指，喝一聲，眾木椿倒地。秦國兵將，看見松林忽然不見，顯出大路來，心中大驚，忙飛馬報與秦皇知道。這裡海潮老祖破了木遁，催犢忙趕下來。不上半里，遙見王翳與數十名軍壯，在一處團團的轉，好似失了魂一般。忙一面喊叫：「賢徒朝這裡來，出家人在此。」正催犢

時，猛抬頭一看，見一桿大旗，豎在當中，隨風飄蕩，卻有靈符貼在旗桿上。心下想道：「這又是南極、孫臏的法術，我何不先取了他這道符，就易於破法了。」想罷，也不去救王翳，一催青毛吼，飛奔那桿旗下。看看切近，一聲響亮，如天崩地裂一般，正是：

任君縱是仙人體，  
今日應難脫此危。

海潮聖人一心只想去偷符，卻不想下面預先挖了一個深坑，用草鋪蓋上面，此是孫臏定的計，一定要海潮老祖中計下騎，方遂心願。海潮雖有慧眼，只因一念貪心，把心神就昏了。一聲響，連吼跌在坑內。說時遲，來時快，一聲梆子響，在草內伏著齊兵，一齊上前，各伸撓鉤搭來。海潮老祖這一踏空，雖不至墜下，身子也晃了兩晃。青毛吼方才落地，撓鉤早到。喊一聲不好，用劍攔護。縱有回天法力，遇個措手不及，心中自然忙亂。只可招架撓鉤，使得通身是汗。青毛吼是個得道的靈獸，知道主人危急，也被撓鉤鉤損了好些。青毛吼也著忙叫一聲，往上就起。海潮老祖揮動虯龍劍，迎開撓鉤，方上得坑來。只見八卦衣扯破好幾處。心中大怒。忙祭起虯龍劍，連斬數名齊兵落坑。袁剛、獨孤蛟早到，雙戰海潮。眾仙真一見，一齊上前動手。海潮道：「眾賢徒，休放走兩員齊將，待出家人去救王翳。」把青毛吼提出圈外，袁剛二人也不敢戀戰，催馬透圍而去。眾仙且不追趕，也跟著老祖下來。海潮老祖見有些土塊排在那裡，知是五遁。忙伸手放掌心雷，把土氣衝散，王翳等聽到聲雷響，如醉方醒。舉目四下一看，何嘗有個土山來。只見海潮與群仙站在面前。王翳忙問道：「老祖，方才那些土山，往那裡去了？」海潮道：「此乃土遁之法，已被出家人破了。快跟我來，恐防孫臏詭計，中營有失。」飛奔中隊而來。

且說秦始皇，聞報松林中有齊兵埋伏，心中大驚。又見海潮與眾仙真去了，忙去催了後隊。正行之間，忽見眾軍士發喊，說有齊兵殺來了，心下著急，章邯緊保始皇。你道又是誰？原來孫燕領了孫臏的東貼，帶領了二百名家將，奮勇當先，無一不以一當百。秦兵雖多，殺得叫苦連天。後隊司馬欣、董翳的人馬亦到，喊一聲把孫燕圍在核心。到底秦兵勢重，看看吃虧了，只見秦兵紛紛落馬，衝進一支齊兵，為首袁剛、獨孤蛟與孫燕合兵一處。孫燕得東貼，內中有靈符一道，叫他只等見了袁剛，方在馬上燒化，秦兵敗走，不可追趕。帶領家將，繞西門外三十里紮營等候，不可有誤等語。及見了袁剛、獨孤蛟，便忙取火種，在馬上把靈符燒化。霎時間狂風大起，隨著齊兵馬腳，一陣石頭，望秦兵亂打。秦兵被風吹起的塵埃，二目難睜，連著一陣石頭，打得頭破血流，盔冑歪斜，人馬驚忙，站立不住。只得保著秦皇，往下敗走。風砂石塊，隨後打來，秦兵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腳，彼此不能相顧，往前亂走。海潮老祖與眾仙剛剛趕到，被秦兵一擁下來，海潮老祖攔阻不住，反被迫往下裏走，心中著忙。忙圈青毛吼，往斜裡衝出，讓過大隊。只見後面風起石飛，趕著打來。用虯龍劍指定，書靈符，大喝停住，忽然風石全無，沿途上無半點石塊。

此時已經敗下有七十里之外。秦兵不見後面風砂打來，心中才得放下。人馬死傷，並自相踐踏死者，不計其數。海潮聖人見了秦皇，秦皇喘息不定。見老祖八卦衣破爛，便道：「好退兵的，陵些人被石塊打死。你是有法力的，如何也敗到這裡來。」海潮道：「貧道因貪救王翳，險些遭孫臏的毒手。」便將落陷坑事，說了一遍。秦皇道：「風石如今何以沒有了？」海潮道：「此乃孫臏幻術，貧道已破了，賢皇請放心，把人馬暫行扎住。」秦皇便問：「離臨淄有多少遠？」戎政官奏道：「此處離臨淄八十餘里。」秦皇傳旨紮下大營，養息兵馬。

且說袁剛等追殺一陣，才收兵進城繳令。次早襄王升殿，殿頭官忙奏道：「昨夜守東門官周達來報，秦兵於五鼓拔營，不知去向，請龍意定奪。」襄王聞言，便排駕進文華殿。南極老祖等起身，迎至殿中坐下。襄王道：「昨夜五更時分，秦兵拔營而去，不知去向。老祖可算他退去那裡，有什麼計策？」孫臏接口道：「吾主放心，大概昨日破了森羅陣，秦兵大都落膽，臣早算得秦師暗退回國，連夜令袁剛帥兵截殺，大獲全勝而回。秦師不敢停留，敗回本國去了。」襄王聞言，心中大喜道：「此皆老祖與亞父之力，得存社稷，不勝幸甚。」南極老祖道：「秦師即退，諒已不敢轉來。出家人自今告別回山去了。」襄王著忙道：「秦師雖退，真假難分，萬望老祖暫留法駕，再住十日，待小王稍盡愚禮，那時老祖再回山去未遲。」

南極老祖道：「多承賢王美意，此地非出家人久居之所。總之別後再會，不必強留。」便對眾仙真道：「道友慢坐。」便立起身來。襄王攔住道：「老祖且慢，老祖要歸山，小王也不敢強留，只得備些薄筵，聊表寸心，領了再去如何？」南極道：「貧道久不沾煙火，心領就是了。」便對孫臏道：「伯齡，你的事若完了，早回天台罷。若惹橫禍，是你自作自受，出家人扭不過天來，我也難於救你了。」孫臏垂淚道：「掌教祖師，恩如泰山，弟子因貴人棺柩，尚未入土，明晨必上吳橋葬母。完了弟子的心事，還敢妄動嗔癡，必遭天譴。」南極老祖道：「你是得道之人，也不用多囑。」這時襄王已命人排上素筵來了，親自執杯把盞，親自斟了三杯酒，一拱手送於南極。

南極連忙頂禮相還，左手接酒，交與右手，就算領了。白鶴童子接了過去，隨後各仙俱來與南極把盞，各笑道：「小仙們不過借花獻佛而已。」南極子俱各接了，過手就算了。便與東方朔兄弟致謝道：「蒙掌教仗儀，扶助闡教，且助伯齡，與吾增光，後會有期。」說罷，接過龍頭拐杖來，白鶴童子就地一滾，現了原形，長鳴一聲，沖霄先去，南極跨上梅花鹿，說聲慢坐，四足騰雲，乘風而去。眾仙長出殿相送，見南極子已入雲端，方回文華殿坐下。

東方朔兄弟就立起身道：「掌教回山，秦兵已退，貧道亦回度朔山去也。只是孫大聖推薦一場，好笑得很，一些便宜沒有帶回度朔山，到留下一隻眼睛在臨淄，也是貧道劫數，不得大士慈悲，焉能脫此輪迴，萬幸！我兄弟先到五行山去了。眾位仙長也回西海罷。」襄王見東方朔要回山，心中甚是難捨道：「掌教老祖與別的不同，小主固不敢留他。二位老祖是白雲野鶴，何處不宜，不若在此多盤桓幾日，小王得盡愚心。」東方朔笑道：「白雲野鶴，掛留無定，紅塵遊戲，今已足矣。若再貪戀，非出家本心，賢王不必苦留，聚散有個定期。」齊王知難挽留，就與他兄弟二人把盞，二人謝過了，各位仙長又敬一杯。他兄弟二人，一一領受，然後跨上腳力，駕雲先去五行山見齊天大聖，然後才回度朔山。這裡蓮花仙、皓髮仙、文昌仙、長笑仙、降龍仙、伏虎仙、長角仙、大頭仙等紛紛作別，跨龍騎虎，駕雲而去，各歸洞府了。剎時間，把個文華殿中的仙長去了大半，止有王禪兄弟、白猿、毛遂、孫臏五人而已。